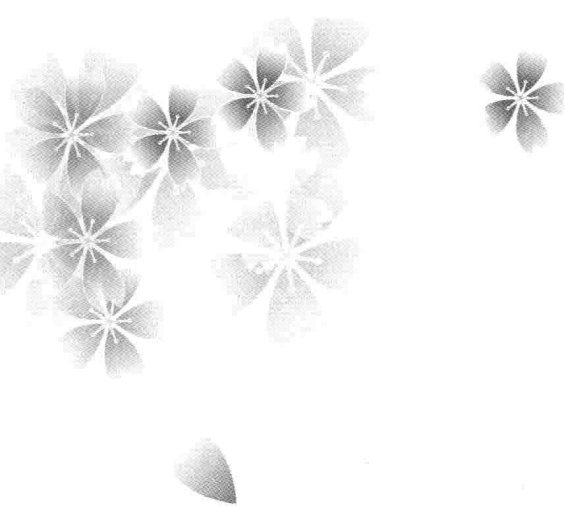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 迅速老去

Love
Stories

一本爱情小说集……

杨遥 著



Love
Stories

一本爱情小说集……

我们 迅速老去

杨遥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迅速老去 / 杨遥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378-4312-6

I. ①我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4809号

书 名 我们迅速老去
著 者 杨 遥
责任编辑 赵 勤
装帧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邮 编 030012
电 话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010-57427288(北京发行部)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7571328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E-mail bywychs@163.com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字 数 127千字
印 张 6.5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312-6
定 价 28.00元

目
录

Contents

- 001 / 白袜子
- 020 / 雁门关
- 043 / 膝盖上的硬币
- 060 / 我们迅速老去
- 085 / 张晓薇,我爱你
- 119 / 刺青蝴蝶
- 141 / 谁和我一起吃榴槾
- 166 / 富贵
- 177 / 放生

白袜子

夏天下班后，六点到天黑的这段时间，唐诺喜欢站在体育场一排柳树下胡思乱想。柳荫浓浓的，时间一久，他觉得自己也像一棵树。这时王玲常常引起他的注意，她大概刚吃完饭，从体育场入口沿着椭圆形的跑道往前走，穿着一件白底蓝色碎花的裙子，风把裙子贴在身上，臀部和大腿都凸了出来。她越走越远，走到最西端的时候向南转，再走几步，转回来，风把裙子吹向后边，胸脯挺了起来，大腿还是像刚才那样笔挺。

像唐诺这样年轻的人，不应该对王玲发生兴趣，虽然王玲没有中年女人的臃肿，岁月过滤也没有给她留下多少沉渣，但中年的样子还是一不小心露了出来。

但唐诺喜欢注意她。王玲脸上总是浮着笑意，这种笑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对生活满意的微笑。唐诺觉得看着她心里舒服。王玲是社会上的名人，不认识唐诺，唐诺太普通了。王玲回去后，天就慢慢黑了。唐诺怅然若失地往回走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，他想自己一定丢了东西，但是想不起来丢了什

么,这更加使唐诺肯定自己老了。

王玲去唐诺单位任领导,人们觉得有些意外,但现在的事情谁能说得准。而且男同志们心里还有些窃喜,毕竟她是个漂亮的女人。社会上关于她的传说很多,说她喜欢年轻英俊的男子。传说到底是传说,谁不希望自己的上司是一个漂亮的异性呢?

组织上把王玲送下来时,开了个短会。王玲穿着一套很合身的深蓝西服,里面套着一件白衬衫,领子雪白,精神而又清爽。组织上的人讲过话后,王玲做任职发言。唐诺坐在下面比较王玲穿着裙子的样子和现在这个样子,觉得哪种都好。他不知道王玲注意过他没有,他想以后不能像从前那样看她了。

王玲做完任职发言后,留组织上的人吃饭,但时间还早,组织上的人走了。王玲召集开会,刚散了的人们又嘻嘻哈哈集合起来。一般情况下,新领导第一天任职,都是到了中午聚餐,收拢人心,也相互认识一下。

王玲的会开得很简短,她说:“刚才我已经介绍过自己了,下来希望我们在工作中相互了解。咱们今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卫生搞好,办公室主任雇几个人把办公大楼外边清洗干净。”

会完之后,各个科室的人们开始打扫卫生。好多科室都是老同志,没有新人顶上来,自己多年不打扫卫生了,办公室又脏又乱,玻璃上除了尘土还粘满贴发各种通知后留下的碎纸片。他们扫完地,用布子胡乱朝玻璃上擦几下,就算完了。下班的

时候,职工们都看到雇下的那些人还在清洗办公大楼,一个个干得很认真。

下午上班,人们都准时来了。那些清洗大楼的人们一个个脸上灰扑扑的,拿着饼子和方便面吃。

整个下午,王玲没有出现。人们等了半天,又恢复了往日机关的作风,聊天、上网、打扑克。下班的时候,王玲还没有来。

第二天上班的时候,人们被自己整洁干净的办公大楼震住了,在他们的印象中,这幢旧楼总是灰扑扑、肮脏的,甚至它本来的颜色人们也记不清了,它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,早已被抛弃在人们的记忆之外。可是现在这幢楼干净、耀眼,雪白的瓷砖反射着朝阳的金光。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办公室,感觉今天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那些昨天没有认真打扫办公室的人,现在沮丧得要命。

王玲准时来了。她通知各科室的人集合,一起检查卫生。那些沮丧的人现在又羞愧,又担心,站在人群中,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

她首先打开自己的办公室让下属们看,她的办公室整洁、干净,地板上、桌子上纤尘不染,玻璃像没有一样透明。一盆栀子花和一盆君子兰正在盛开,散发着浓郁的香味。出了王玲的办公室,挨着看各个科室。王玲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一句话。检查结束后,一起开会。王玲让大家都发言,评选几个最干净办公室。大家都很认真,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想法,谁也没有徇私舞弊,都推荐那几个打扫最干净的办公室。整个单位的意

见从来没有这样一致。最后，连王玲的办公室总共评出五个干净的办公室。没打扫干净的人心里坦然了些，毕竟大部分人都没有认真打扫。王玲说：“刚才没有打扫干净的同志继续打扫，评选出的科室负责人到我办公室。”王玲这样一说，好像打扫干净的成大多数了。那四个科室的负责人站起来，唐诺也是其中一个，跟着王玲进了她的办公室。他们一走，剩下的人炸锅了。

人们都回了各自的科室打扫卫生，可是心都悬着，不知道王玲把那四个科室负责人叫去谈什么，本来大家都准备好好表现，可是没想到王玲用这种事情考核大家，人们觉得有些冤枉和意外。有些人闹情绪，动起手来手脚就重些，声音很大。

王刚也没有认真打扫。他是资深副局长，这次调班子， he 有想法，但努力半天没有弄成。他想凭着自己的威望和工作经验，换成谁当一把手也得用他。没想到王玲一来，弄了个打扫卫生。本来他的办公室每天有通讯员打扫，比较干净，可是昨天通讯员被王玲叫上收拾东西去了，但只要他自己动动手，就可以了，可是他没有弄。现在把他搁下了。他的脸有些搁不住，大声吼单位的通讯员。

通讯员过来，王刚看着他就生气，想怎么大王局长一来，就忽视他这个资深二王局长呢？他指使通讯员扫这儿扫那儿。通讯员撅起屁股很认真，可是王刚怎样也觉得通讯员有些不专心。现在他对已经很干净的办公室也不满意，不住地要求通讯员再把这儿弄弄，那儿弄弄，把那些缝隙死角里也好好打扫。通讯员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，仿佛今天二王局长的卫生让检查

住就是因为他。但王刚从通讯员的动作中看到他已经不耐烦了。

唐诺也没有想到王玲来这一下，他平时爱干净，办公室本来就不脏。王玲吩咐打扫卫生，他喜欢听王玲的话，觉得她刚来单位，自己应该配合她的工作，就格外认真了些。现在进了王玲的办公室，感觉有些不自在，因为他平时很少到领导办公室。而且这种时候，王玲似乎更应该叫上王刚局长。

王玲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。唐诺坐下还是不自在，他不知道自己以前注视王玲的时候，她注意过自己没有。

王玲说：“我的工作作风大家大概也听说过，搞卫生是我到单位开展的第一项工作，卫生状况是单位的形象，一定要搞好。”王玲说这些的时候。唐诺走神了，他看到王玲的衬衫领子雪白雪白，想这个女人一定特别爱干净。他不知道她给不给自己的丈夫洗衣服。

唐诺莫名其妙地就成了王玲的人，王玲经常越过分管副局长，直接给唐诺安排一些重要的工作。但这并没有给唐诺带来多大乐趣。说到底，唐诺是个散淡的人，他喜欢像以前一样，远远地看着王玲。现在却不能了，他害怕碰上王玲，不再去体育场。

王玲工作干练、大胆、务实，来单位不久就开始解决拖了很多年的人事问题。她把不到岗的、不工作的人统统搁置起来，在各个科室和下属单位设置了很多职位，把整个系统的人都大抖了一遍，那些年龄大、工作主动性不强的人都被调到不太重

要的岗位，重用了一批有学历、有能力、有活力的年轻人，单位一下有了生气。在整个动人的过程中，王玲顶住很多压力，不讲关系，不收一分钱、一份礼。一下子，工作局面打开了。

王刚局长在这次大动人过程中，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，王玲根本不和他商量。紧接着王刚局长以前经常开的那辆单位上的车，王玲也收回来，让办公室管理，谁用车出派车单。王刚局长一下子不方便了，而且他觉得这是王玲在针对他，一气之下，自己买了辆车，司机也不用，自己开着玩。班也不来了。

单位从卫生到精神，面貌都焕然一新，看起来生气勃勃，可是在这种生气勃勃面前，大家却感觉很压抑，大声说话的少了，迟到早退的少了，人们都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前或者急匆匆完成王玲交代的工作。有时坐一起开开玩笑，王玲会突然推开门进来，大家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坐着的人们会站起来，大家缩着肩膀，等她走了之后，刚才的笑话也续不起来了，气氛也没有了。后来大家就很少窜办公室，也很少开玩笑。

在王玲的干练后面，唐诺感觉到她的寒气。他觉得王玲不仅仅是个女人，而且是领导。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欣赏她了。他见了王玲低头走路，进了她的办公室默默地等她安排工作。他觉得自己那些丢失了的东西越来越远，永远也找不回来了。

唐诺盼望王玲调走或高升，单位回到原来的样子，他回到原来那种默默无闻，不被人注视的时候。

中秋节到了，单位发东西，今年比往年哪一年的都多，但人

们在领东西的时候少了以前那种拥挤和热闹，一切都井然有序。司机和唐诺关系一直很好，帮唐诺往家里送东西的时候，一开始两人都不说话。快进小区的时候，司机说：“你感觉现在闷不闷啊？”唐诺没有想到有人和他有一样的感觉，他说：“闷。”他们接着开始回忆以前幸福自由的日子，听起来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。回的时候，司机突然说：“咱们改天去省城蹦迪去吧，放松放松。”唐诺不会跳舞，蹦迪更不会，可是他喜欢迪厅里的氛围，喜欢看别人疯狂的样子。他说：“好。”

过了几天，周五的一个晚上司机给他打电话，问有没有空，说今晚去省城。唐诺有些激动。等到晚上快九点的时候，他们确信王玲不用车了，直奔省城。一上高速，司机放开摇滚，在《梦回唐朝》的乐曲中，夜像长了翅膀朝身后退去，唐诺让声音再大点，黑豹乐队声嘶力竭的“梦回唐朝”像一枚枚惊雷在头顶炸裂，唐诺觉得从现实中被拉了出来，车开得飞快，快要飞了起来，他想尖叫，他想躲到唐朝，隐隐约约间，那件丢失了的东西好像要回来。

走了一百多公里，到了半路的时候，司机的电话响了。唐诺看到司机的神情紧张起来，他关了音箱，做了个“嘘”的动作，然后很小心地把车停路边，下车接电话。

一会儿，司机上来，“妈的，让回去帮她送点东西！”

唐诺几乎不相信司机说的话，但司机已经掉头，边掉头边嘴里骂骂咧咧的。唐诺沮丧到了极点。

回去的时候，唐诺和司机都不说话，司机把车开得比来的

时候还快，音乐也调到最高处，在狭窄的车内，几乎听不到唱什么，只是轰隆轰隆地响，好像爆炸的声音。

回了城里的时候，司机对唐诺说：“我去找她，看有什么事？你等会儿。”唐诺说：“我要回家，没劲。”司机默默垂下头，把唐诺送回家，去找王玲。

唐诺回了家，衣服也没有脱，把自己扔床上。刚才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嗡嗡地响。他觉得头特别大，好像要涨开。他想睡觉，可是一点睡意也没有。他想不是王玲把他们叫回来，现在已经去了省城的迪厅了，越想心里越不舒服。过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司机给他打电话，问去不去省城了。王玲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完了，给她娘家送一桶豆腐。唐诺骂了一声“操”，但是没有去的兴致了。

晚上，唐诺没睡好，隔一会儿就醒来。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，感觉还在车上飞一样往省城跑。第二天起来脑袋有些疼，但他顾不得了，他开始收拾东西，坐班车去省城。

到了省城，天还早，唐诺谁也不想去找，他在迪厅一条街上走来回回不停地走，直到天慢慢黑了，听到迪厅里面有音乐传出来，三三两两的人们开始进去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天已经黑透了，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唐诺跟在一群人后面进去。来之前，唐诺已经听司机描述过这家迪厅，自己也从网上搜索过，但还是很吃惊。在领座的带领下，他坐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上来些啤酒。整个厅里乱糟糟的，表演台上有几个年轻的女孩领舞，衣服都穿得很单薄，露出精致的肚脐。好多时尚的年轻男女一

对一对凑在一起说话,或者一起疯狂地跳舞。唐诺觉得自己有些孤单,这些欢乐好像和他隔着一层玻璃,离他很远。夜越深,迪厅里越热闹,但唐诺觉得自己越孤单。他叫过服务生,问有没有陪酒的。过了不久,服务生领过一个漂亮的女孩。女孩在他身边坐下,唐诺问陪一陪多少钱,女孩说,三百。唐诺有些心疼钱,让女孩走了,但女孩一走,他又有些后悔。整个晚上,唐诺都是孤单的,夜场还没有散,他就出来了。在附近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。

第二天,唐诺觉得待在省城没有意思了。他早早坐上回去的大巴。半路上,上来一个全身穿黑衣服的人,坐在他旁边,一坐上,一股怪怪的味道就传了过来,唐诺看看这个家伙头发长长的,嘴扁扁的,他想这个人前生大概是一只乌鸦。这人上了车没多久,掏出手机来放音乐,唐诺怎么也没有想到,这个家伙放出来的居然是哀乐,而且一曲接一曲,他感觉很难受,烦躁极了,但是看旁边的人,好像没有多大反应。

回了单位,日子又开始循规蹈矩。唐诺觉得好像陷入了一个大旋涡。他开始经常回忆省城迪厅和回来时路上的那个奇怪的人,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对比现在的日子,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提前被榨干,他像一张薄薄的纸片,被人捏着走,一口气就可以把他吹跑。

不久之后,发生了一件事情。王刚局长出车祸了。王玲和唐诺他们到了医院的时候,王刚局长已经被家属弄回家去了。他们去了王刚家,门口挂着白色悼头纸,围着一大堆人。那些

人看见单位上的人来了,让开一条路。进了院子唐诺看到王刚的老婆眼睛红肿,头发散乱,一幅悲伤和心力交瘁的样子。她把她们让进去,倒水,大家都不喝。几个人正在给王刚穿衣服,他的表情和身体僵硬了,像一个放在那儿的标本。脸上没有多少伤,但是鼻子、耳朵那儿还有血往出渗。

他老婆说:“他怎么非要弄那辆车呢?没有车哪能早早走了呢?”

唐诺心里一阵发寒,偷偷看了王玲一眼。王玲一幅悲痛的样子,说:“你们有什么困难和单位上说,一定想尽办法解决。”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,交给王刚的老婆,女人先是不接,推辞了几下就拿住了。她的儿子穿着孝衣给他爸爸穿衣服,脸色阴沉悲痛,偶尔直一下腰,大概有一米七高,已经长大了。

在王玲的努力下,王刚被迫认为烈士,破格在烈士陵园召开了追悼会,王玲亲自致了悼词,声情并茂,悲痛欲绝,听的人们热泪盈眶,觉得王局长出了车祸不幸,但遇上这么个领导是大幸。

这件事对唐诺刺激很大,他想还得自己珍惜自己,对什么事都应该看开些。他活得更加无为了,但是他骨子里是敏感的、自尊的,他常常找不到自己,他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,浮在空空的地方。

唐诺开始找对象,谈了几个,都不大满意。这些年轻的女孩站在他面前,他总是想起王玲的样子。现在已过了穿夏裙的季节,但王玲凸凸凹凹的身子在唐诺脑海里印象很深。这些天

王玲穿着薄薄的羊毛衫、外套、西裤，别有一番风韵。唐诺想她真是会穿衣服的，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这么服帖，这么合身，这么养眼，不像有些女人衣服穿在身上好像偷来的一样，看着怎样也不舒服，而她们又处处小心对待衣服，好像是衣服穿她们。人和人怎么这么不一样呢，要是王玲再年轻十岁、二十岁，想到这里，唐诺清醒了，即使他早多少年碰上王玲，王玲也不可能嫁给他。但眼前这些年轻的女孩，唐诺总是觉得离王玲差了一大截。

唐诺虽然觉得不满意，但还是看了一个又一个，仿佛最好的一个就在下一个。终于那么一个女的出现了，她穿着一件过膝的棉长裙，裙子颜色是青灰色的，裙子下摆有花样很复杂的图案。女孩的五官精致，胸脯翘得高高的。第一印象，唐诺觉得一朵莲花飘过来，显然女孩的裙子更像莲花，莲花里面坐的应该是观音菩萨，女孩不是。唐诺还是被女孩吸引住了。

他们开始约会，日子进入冬季。

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场所，只有那个体育场。自从王玲当了唐诺的领导后，体育场唐诺一次也没有去过。唐诺牵着女孩的手，行走在这个灰扑扑的城市，女孩的手冰凉。唐诺觉得他们像两只麻雀，根本没有适合他们去的地方。下班后，他们通常从超市买些东西，然后在一家小饭店吃饭。小饭店顾客不多，菜的味道也一般，但是熟人也少。他们喜欢安静地坐着，默默地吃饭，不时抬起头来看对方一眼。吃完饭喝茶的时候，女孩的手暖了过来，唐诺拉着女孩的手，指尖一寸一寸抚摩

女孩的手心手背。然后他们站起来,唐诺送女孩回家。他们实在是没有地方可去。唐诺一个人住单元楼,但是女孩不愿去。唐诺心里想,要是把这家饭店的菜都吃过之后,女孩还不去他家,他们就分手。冬天太冷了,太孤独了。

一次,他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,在门口唐诺忽然看见王玲,他的手抖了一下,放开女孩的手。女孩察觉到了,她朝周围看,没有发现什么。她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唐诺,唐诺说:“我们领导。”王玲大概没有看见他们,但唐诺感觉很不舒服,他不想进超市了,拉着女孩又到经常去的那个饭店。看菜谱的时候,唐诺发现只有五道菜没有吃过了,他的心里有些慌乱,心跳得厉害。他把这五个菜一下都点上,女孩说:“咱们吃不了呀?”服务员和他们熟了,也说:“你们吃不了这么多,而且这里面还有两道鱼,红烧鲤鱼和清炖鲤鱼。”唐诺说:“照我点的上,我想吃。”说完之后,他发觉自己的声音很大。服务员给他们上菜,那道红烧鲤鱼做起来很费时间,他们吃其他菜饱了还没有做好。女孩说:“咱们别要红烧鲤鱼了,上来也吃不了。”唐诺说:“上。”女孩的手伸过来,唐诺握住,热乎乎的。路灯着了,屋子里的水汽打在玻璃上,使灯看起来朦朦胧胧的。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驶过,后面一个女孩搂着他的腰,不知道女孩说了句什么,男孩打了声响亮的口哨。唐诺说:“吃完饭去我家吧,给你家里打个电话。”女孩迟疑了一下,点点头。

红烧鲤鱼上来之后,他们让打了包。

路上唐诺总觉得有双眼睛盯着自己,回头看,什么也没

有。进大门的时候，门房老头盯了他们一眼，女孩低下头，唐诺拉着她匆匆上了楼。

一进门，唐诺松了口气。他找出一双拖鞋让女孩换上。女孩问：“能洗澡吗？”唐诺去卫生间放水，把窗帘拉上。女孩一件一件脱衣服，唐诺感觉莲花好像在凋零。女孩脱到剩下内衣的时候，忽然不脱了，进了卫生间。然后响起哗啦哗啦水的声音。唐诺开了电视，什么也不看，把声音调得很小。女孩出来的时候，唐诺把女孩抱起，放床上，他去卫生间。

他们睡在一起的时候，唐诺有些激动，他紧紧抱着女孩，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。女孩拉着唐诺的手，轻轻朝自己下边滑去，唐诺摸到了女孩的内裤。他明白了。

他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唐诺那种丢东西的感觉又涌现出来，他变得心不在焉。女孩推了他一把，唐诺好像从梦中醒过来。一切平息下来之后，女孩趴在唐诺耳边唠叨，希望唐诺怎样怎样。唐诺感觉特别厌倦，累得很。他忽然想王玲肯定不要求自己的男人怎样怎样，她想要的一切都可以自己奋斗来。唐诺觉得自己潜意识里对王玲不是表面上那么排斥。

有了这次之后，女孩晚上经常待在唐诺这边，双方的家人都觉得他们挺合适。朋友们也很羡慕他，觉得唐诺挺有福气，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。但唐诺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女孩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那种女孩，可是那么多人觉得好，他觉得不理想也没有多少道理。女孩要求他上进，有啥不对呢？唐诺觉得这个女孩可能就是他未来的老婆了，不大的一个城市，一有